

文選

冊古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王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

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然經怪此意尙

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爲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

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

言不知己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聞足下遷惕然不

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手

薦鸞刀漫

平聲

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

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

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

性有所不堪真

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

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己不能則而行之也

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周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

爲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己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爲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能

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

厄窮而不悶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濡澤之中曰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

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

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爲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

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二者各有所短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子曰能

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

如之爲人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

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

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爲業終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

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

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

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而爲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謂放蕩

故使榮進之心日積

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頓纓赴蹈湯火

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

毛詩曰蒹葭豐草蒹葭甫物切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

也李尤手孟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娛荒沈過差可不慎與

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

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

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

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資材又

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爲郎中

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

言極切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

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

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瘳

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

作說文曰

痺濕病也

性復多蟲瑟把蒲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

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

己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爲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

被疾雖瞿音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

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聒也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

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樓遲偃仰

或王事鞅掌尚書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

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

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尤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尤

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





養鴛鴦以死鼠也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

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夫鴛鴦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我邪今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

寂寞以無爲爲貴

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

堪其所不樂

言己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

吾新失母兄之

歡意常懷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向

如何可言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

子以許嫁爲成人

廣雅曰悵悵悲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

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騶與嬈同奴了切義

之不置

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

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

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

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

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

若吾多病困欲

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言己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

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

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恕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

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褐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縣續

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

口躁於腹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

願足下勿似之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楊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

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

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

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

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

尚書序曰荀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

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

天之歷數在爾躬相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豺狼抗爪

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

者夫河圖圖苞受日弟感苗裔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

命既集

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

遂廓洪基奄有魏域

曹植魏德論曰武創

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

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

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世載淑美重光相

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

固知四隩

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公孫淵承籍

父兄世居東裔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

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

擁帶燕胡馮凌險遠

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凌樊邑

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

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內傲帝命外通南

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

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系權往來贍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狄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

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信能右折燕齊左

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

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

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

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漢書曰遼東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然後

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跡至郢班固

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秦論曰餘威震于殊

俗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東夷獻其

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

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磐三百枚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

安靜單于稽顙來朝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百世不羈之虞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乎其有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

州討卓引軍還仕魯陽范曄後漢書馮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

通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

劍閣銘曰巖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



四紀魏明帝書我行曰權實堅子備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從連衡

力政爭強毛詩曰叔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

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相國晉王

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桓桓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廟

勝之筭應變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獨見之鑒與衆

絕慮春秋元命苞曰明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

放勳公卿議迎立尚書曰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

稜威奮伐采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奮乎鄰國毛并敵

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小戰江介則成都

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

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分從

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詰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

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

東入巴劉禪詰艾降維等令降於會維詰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

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

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文選卷四十三

七中華書局聚

肅清穀梁傳曰伐不使竊號之雄稽顙禮記曰拜而後稽顙絳闕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左

傳曰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

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阯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蛇內向願為臣妾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

而蛇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

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揖河山以自

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

濟備又盈朝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鱗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孫叔敖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

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修造舟楫簡習

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

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

樓船萬艘

蘇勞千里相望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自刳木

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驍勇百

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爲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

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尙

老子曰愛

入治國能無知乎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

識安危自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蹶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

是蹶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

齊入侍宿衛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

則世祚江

表永爲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

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

秣陵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自軀爾乃皇興整駕六師徐

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檄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遊龍曜路歌吹

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士卒奔邁

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

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

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

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日

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

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

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

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

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

無疾過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曰不應後

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

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侯體痛使人召

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郭璞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穆天子傳注曰湏乳汁也竹用切

左氏傳令尹

子常曰敢弗